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靈魂之窗
「我喜歡你的名字，貝力，聽起來很頑強、有毅力。」 桌上的日拋盒，銀白色的字跡在月色下閃閃發光。 看著手機傳來的訊息，一滴淚順著微微上揚的嘴角滑落。 八千公里以外的浪濤未曾預料能將熱情傳遞到遍佈雪花和冰上曲棍球的城市，理論是那樣清晰，卻又像織到一半打結的襪子，難以拆分的線條，每條都構成藝術、歷史與科學的全部。我未曾想過能遇見他，網路上也好、現實上也罷，是怎樣陰錯陽差在幸福的直航班錦上添花，感覺再飛高一點就會直達平流層頂部，讓每位乘客快樂缺氧。 俯衝、擺動，幾陣亂流——即將落下定點，自認無與倫比的期待。 他叫「貝力」，頭像是一雙藍眼睛，我渴望的天空藍，清澈而明亮。每當想起他，寂寞便會停止咆哮、和孤單吵的架能夠和好，就算蕩漾在心底的只是一雙眼睛，和依據理想型構圖的輪廓。 但願有天，能在同一片月色下，我在你眼裡、我住的城市、我的避風港，都在你的眼裡；但最希望的莫過於你的藍色瞳孔映入的是我的髮色，和我眼角的笑意。 遍地金黃愜意的大麥田、從靜謐的田野裡飄洋過海的口哨聲；夢囈在沸騰的邊際蒸發，剛好你也上線的恰巧；走在偏離時差軌道的航線，這樣不平凡的你，從我隱居的山水畫裡緩緩走出，內斂我潑墨般的放浪行骸。 五小時時差的距離，字裡行間的思念，是唯一的缺陷。 學校旁的咖啡店泡的拿鐵很有意思，總會把牛奶和咖啡分層；上頭有層厚實的奶泡，均勻綿密彷彿如搓下一塊白雲。 我很喜歡第一口啜飲上面的黑咖啡，再喝一口底下的牛奶，也不曾習慣加糖；接著將調好比例的牛奶和黑咖啡混合，帶出淡褐色調，品嚐一口，感受融合的特殊氣味沿舌根蔓延的二重奏。	

第一口苦澀的感觸，像吃下沒有膠囊包裹、粉末狀抗生素的烈度——矛盾的是我會欺騙別人，咖啡不能少了這種味道。戀愛也像這樣嗎？看起來很是像樣，不論是旁邊的陌生人、外頭的行人車輛，還是不久前端餐點來我面前的咖啡師。

說很熟？也不算，然而莫名的熟悉感，像洄游的鮭魚、流浪的奧德賽，回到神話的故鄉。坐落在城市中央的精神建築，習慣角落的沙發，那是診療室裡才會出現的顏色，讓人卸下心防。然而一如往常的清幽卻在霎時，一陣灼熱從心底最深處燃燒，促不及防的猛烈攻擊擊出三壘安打，那是貝力幾天前在訊息欄上的精神喊話——

「我們絕交吧。」

就像觀眾聚焦在不小心摔跤的運動員，飲恨那多少努力一瞬間全部白費；彼此之間說好沒有秘密，卻無法跨越對對方的不信任與不諒解。文化、性別、種族，一個個像隕石墜落在我倆同居的星球，墜落在盤古大陸外的遠洋，改變氣候曲線的形狀。

原來再怎麼喜歡，連最後爭取一句理由都無能為力。

一開始由衷堅定會在一起的信仰，以為堅韌不拔，原來只要稍微觸到琴弦，就會震盪。

愛會讓人那麼委屈嗎？也許在成長期會頓悟好多事，這件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人的思緒就像色紙，想要摺成一種形狀有許多方式；然而受挫了，僅僅徒留摺痕。大家都在思考，帶著憤怒和焦躁——此時的圖案仍是愛心，只不過是黑色的。

還記得貝力留下的最後一句「妳這種公主，拆得了我的門窗嗎？」

我愣愣摸著玻璃窗，觸感就像撫摸想像中的你那樣，以為一切全在自己手中，你再也無法逃脫。

然而貝力最後還是走了，留下佈滿吻痕的屏障，和被美化的無限可能。

回憶如走馬燈慢送播放，理直氣壯解釋歇斯底里只是導火線的前夕，真正的伏筆是埋藏在科學革命前，舊有的一個定律：

「個性不合。」

習慣城市的步調自然而然，卻來不及說出口：為什麼，誤生在繁華裡遊戲人間，不諒解你的隱士脾氣被說成我的錯。

咖啡師進進出出，時不時拿著水管澆花，做起農藝活；時不時又面露笑容，拿出盒子包

裝剛剛從冰櫃裡拿出的草莓布蕾。跟所有人相比我是那樣的汙穢、那樣令人作嘔——因為我把所有負面能量物像化，蒸發於瀾漫果香味的氣息；凝結在玻璃杯的杯緣，汙染他們口中的咖啡。

他走到我的位置，遞上剛泡好的拿鐵，似乎是感受到選擇性緘默的非同小可，面帶笑容說一聲「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而後轉身離開。

這是第一次，有人發自內心願意輕敲我心裡的那扇窗。

搭著末班車，朝家裡的方向前進；至於貝力，觸怒的言語如何刺激偽裝，直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可曾有一陣子，我倆帶著憤世嫉俗的憂愁、扛著惡魔鑲嵌在身上的斧頭；各自拿著名為「誤會」的流星錘，告訴彼此能觸及到武器的範圍內不要越界。

因為，倘若對方暴怒，另一人便會受傷。

就像這次一樣。

即便陣痛依然存在，即便再清楚不過就算你在台灣，並不會隨時隨地願意探望我的悲觀。好殘酷，記憶的堤防一層層坍塌，義無反顧的善良依然錐心刺骨。曾經希望你也是這麼在意我這個人——這樣為你雨悲晴喜、為你嚐盡陰晴圓缺的投入——明知不該再這樣祈念，想解放，一如鬆脫線奔飛的風箏。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畢竟貝力承諾，他不可能在「承諾給予愛」這份合同上，簽上他的名字。

畢竟唯一，是多麼沉重的負荷。

失戀的玄妙不過如此，包裹著烈酒的糖。小時候吃過那種表面味道很甜的藥，就會含在嘴裡，總要在哭很多次後才會記得糖衣裡的藥，比一般最討厭的味道來得苦上千百倍。

只能自認倒楣，對他開始變調的愛讓我被折騰得沒有價值，真想為了認識那個人而戴上面具，用新的身份活下去。

撐著頭在房間的窗邊，著優美的衫、聽爆破的響；朋友的聒噪、內心的惆悵，在一連串悲劇裡，無聲無息地引爆。如今才發現不適合慈善事業的自己，骨子裡的焦慮受夠了白色巨塔；爆炸之後的每場動盪做為無聲禁錮的最大主場，脆弱的靈魂是逢迎做戲的木偶。

想要到更遠的地方、放得下歲月的彼方、帶不走記憶的天堂，最好把所有心事扔在那裡，只留下腳印，一幀照片也不帶走。

打開房門，意識在一次次奔跑苟延殘喘；抱緊抱枕，像大洋裡的浮標，沒人能看見我，快要窒息。

房門外的街燈巷口也開始因幻象變得不真實，好像那些海市蜃樓薄紗下真正的樣子不是甜蜜的家庭，而是迫害的殘瓦。

說來也沒辦法連名帶姓地恨他。一直以來，都是自己在這環形跑道內無限惡性循環。並非他逼我僵持，一直以來，都是自己，在憂鬱的大海裡載浮載沉，卻相信鼓起勇氣上岸便會踩到地雷陣。

缺氧，讓一切積非成是化作塵埃，是最仁慈的刑罰。

即便未曾見面，卻無法接受君有兩意，從此決絕；明知心臟還在身上跳動，卻有種感覺被緊箍住，垂死掙扎。

好像在簡單的一場飛車追逐戲裡，我們各自撿拾了荒廢了、被遺忘的角色。是恨、是作惡，兩個人都在躲藏，卻想方設法在隊友背後防不勝防地捅對方一刀。

今天的拿鐵，性寒、微苦。很感謝咖啡師在我最憂鬱時把自己好不容易結痂的傷口挖起來，讓鮮血流得徹底。等到哪天沒了血液，脈搏的震幅不再那麼大，也終於不再有了意義。

在那之前，咖啡師又說了一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不同的是，他端了另一杯咖啡，放在前方的咖啡桌，示意我回覆幾句。

窗戶好像又被撕扯一部份，我看得見外頭，有個人影若隱若現徘徊自門邊。那是俗不可耐的呼喚，卻一反常態，干擾貝力擴音機裡的聲嘶力竭。我選擇閉上雙眼，拋棄一切干擾，卻好像越是撇開噪音，越身心俱疲。

受夠了存在主義，要咖啡師忽視所有焦慮、惶恐和倦怠；太過直白的對峙繃緊所有交感神經、拔山倒樹佔領整個舒適圈。於是他停下質問的口氣，語調轉為輕柔，只是對象不是我——他早已習慣一秒切換姿態服務任何顧客。

月光明亮潔白地灑落在回程路途，影子陪伴著哭泣，像聲波圖放大、縮小。自今年春分到令秋，總有位女孩佇足在這片副熱帶的新月下，宛如身披白紗，等著雪國的口哨聲。她未曾消失，唯獨那不食人間煙火的嘴角，和出於等候一個人，一塵不染的真心。

女孩的城牆外站著一位哨兵，帶槍帶刀而未曾攻擊，理由是，他知道那是她唯一剩下的東西。

可惜咖啡師自己剩下什麼，他並不清楚。

咖啡因讓人難以入眠，他很愛在夜晚哼歌，對著天空，對著對面的電線桿、遠方高塔的避雷針。感覺聲音像電磁波能傳入那女孩的心裡，讓她的世界不再孤立。想幫助她，不論彼此開心、失望、恐懼還是糾結；不論地域、個性、職業和年紀；不論外頭清一色涼如水還是燥熱連天煙雨、她來不來咖啡廳。不知為何，想了解她更多、更廣；想探勘、攀爬、觀望卻又不想打擾——糟糕，感覺真糟糕。

時間彷彿定格了幾秒，吹了幾聲口哨，希望過去美好的一切重新來過。

希望直到事發當下前一秒，他不曾闔上雙眼。

貝力離開滿一個月，女孩才發現，從咖啡廳外頭的玻璃窗仰望能看見六顆星星。那是屬於夜晚流浪者的浪漫，是觸不及而動人的鑽石。記得遠方有座湖泊，是觀賞星星絕佳的地點，這是她不想一了百了很大的理由；那是她渴望已久的防空洞。

載著僅存的希望與力氣，還有一雙安裝遠紅外線濾鏡的眼眸，就是希望能有個人，願意拉著自己作夢。所有過去遲早都會是泡沫吧？會幻滅、破碎；會有那麼一天離開自己的視野，還我一片晴空萬里。

我等不及告訴咖啡師，對於這間咖啡廳的虔誠，不單因為水洗莊園咖啡豆的香氣，更多的是無可言喻的溫柔。「也許……」我說，「也許是你一直說的那句話給了我力量。」

因為一切，好像真的正在慢慢變好。

活了這麼久看盡的天空，那些色彩和氣候，在與貝力相處的那段期間都成了須臾；甚至從聽見蛙鳴、貓頭鷹的聲音、到後來漸漸的，這座城市開始甦醒。脫離不了疲倦、對精力予取予求，一開始後悔說不出多愛他的膽怯，到後來，可真感謝自己的倔強。

希望這回貝力的窗清澈透亮，不再有一位從未睜開眼的女孩緊緊凝視著他。

她數著放飛的日子，握著微笑的支票，已經不知第幾次對著人群，遺忘自己早已透支了一次又一次。

這次仍舊微笑以對，封存著陶窯裡無從渲染的秘密，諜對諜般面對同樣在偽裝的咖啡師，互相噓寒問暖。

他問：「一切有好點嗎？」

她回：「在等更好的那一天。」

畫紅潤的臉譜、跳迎神的陣頭，莊嚴孔武有力地跳，幸福的甘霖會接踵而至。女孩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是某個朝代、某位朝廷大臣象笏的奏章，乘載著許多人的靈魂、幸運與集氣。與貝力的過去會慢慢從詩篇、句子，到最後昇華成句點，微小而無可取代地支撐宇宙質量。

當那些都不再是遺憾，痛苦就不再源自無盡自卑組織成的破傘。

這個月是顛覆她最多的一個月，過去以為會碎裂得體無完膚——沒有，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成長。但還是無法抵擋所剩的自信星沉大海，寧願無條件守著黑暗，不讓人發現體表內凍結著熾熱的害怕。

窗外的蒲菊掉落幾枚花瓣，咖啡師若有所思的點點頭。

「你知道嗎？我很喜歡星星，微弱卻舉足輕重。」今天女孩所說的話，讓咖啡師有種熟悉的新鮮感。

對著房裡緊閉的窗，他深深吸一口氣。

半夜的寂寥往往活躍思緒，譜出的旋律卻一點都不動人；荏弱的睡意圍繞身旁，震耳欲聾的雷鳴讓人心慌。時間走得越來越慢，恐懼描得越來越深——回憶卻如猛獸般日以繼夜啃食自己的五臟六腑，不斷質問自己，為什麼當初不睜開雙眼？

要是及時阻止一切就好了對吧？

要是是我就好了對吧？

「恨」總是不放過自己，尤當每天都做著暖心別人的事；再多的重來都無法阻止命運渲染，注定那些將來都會留存缺憾。「我是一位咖啡師，除此之外我是什麼？」他反問自己，低著頭，真是罪惡，拯救那麼多人，卻一點也不快樂。

午夜一點，想著明天的班，大概又會再見到女孩。

蠟燭熄滅，熟悉的幻覺，開始安詳的朗誦，腥風血雨的報章。

有些沒聽過歌名的歌能朗朗上口；有些耳熟能詳的姓名卻早以陌生。女孩很慶幸把記憶放在下雨天的初秋，讓大腦的俏皮有地方使喚。

咖啡廳外頭種著幾盆蒲菊、玫瑰，還有塊深夜發黃光的氣質招牌。每每放學經過都是認那塊註冊商標，而後推門，例行公事般的點餐、找位置。由於習慣角落的沙發，距離冷氣口很近，外套是必備品。女孩會把自己包成一隻羊——來吃飼料的羊——栓在一個小空間，旁邊坐滿一群異類。

咖啡師輕壓桌腳，告訴她今天地板濕滑小心跌倒；他身上是呈橘色蘇格蘭裙的格調，很搭背景的輕音樂和暖色系的爐火壁貼。女孩想著，這是第一次仔細觀察周遭人事物、第一次對生活中的日常嘖嘖稱奇——也是第一次，發現自己白日夢的藝語不再是情情愛愛。

陽光終究穿透了視網膜，咖啡師的笑容則漸漸朦朧。

這得證了她的臆測——紙，最後還是包不住火。

她看了看櫃台遺落的日拋盒，觀察力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隨後又藏匿起被封印的思緒，好奇心真的會害死一隻貓。

女孩發誓這是她最無意識的一次伶牙俐齒。

「一直很想知道是什麼讓你揭穿我的防衛、主動接近？」拍了拍正在收拾餐盤的咖啡師肩膀，「你在想什麼？你不害怕嗎？害怕我攻擊你。」

「我覺得……只是在想，」咖啡師轉過身，他下意識的回話，「需要坐坐嗎？我請妳喝杯咖啡，是時候聊聊了。」

一個月又一星期的星期六早晨，咖啡廳外的玫瑰含苞待放；今天雨過天晴，街道自顧自安靜。當城市熟睡時，你會聽見許多孩子在夢鄉的歡笑聲、遠距離戀愛的伴侶見到彼此的感動，然後感到一陣熟悉——那是小時候，炊煙雲散在爐灶邊，傳世的快樂所在。

曾幾何時有位女孩獲得了樂透彩般的幸運，在網路上遇見一位素未謀面，卻一見傾心的北國男孩，他說著只有當地人才使用的語言、文法；拍幾張麥田、湖泊和收割機。距離無法阻擋她想更靠近的固執，每個夜晚搭著魔毯飛到他面前，告訴他就算是南十字星也會為他摘下來。

一個月前他們絕交，出其不意卻也有跡可循。男孩說他們不適合相處，理由是女孩無法拆開他內心的窗。當她閉上雙眼，回憶開始滿溢腐朽的臭酸味，再也不相信睡美人會甦醒、艾莉絲會找到她的仙境。騙人的，都是騙局。男孩可還說過女孩是溫室裡的公主，他寧願當個道士也不屑騎著白馬。

「然後呢？」咖啡師拿起杯子，注視著女孩娓娓道來，「女孩還想著男孩嗎？」

「那位男孩叫貝力，女孩來不及說出喜歡的對象。」因為貝力的存在，才感受到城市也充滿著鳥鳴花開。她點點頭，告訴咖啡師，是什麼讓她走過這些日子地久天長。

填滿指縫殘缺間隙的是咖啡廳的輕音樂、咖啡杯、還有你。
你的一句「一切都會好起來」，讓一切平凡，變得彌足珍貴。

女孩想著，也許根本就不需要隱藏，根本不需要保護色。該是重新把勇氣從鎖上的冷凍室拿出的時候——大家與我的距離就是一道窗，選擇開啟還是緊閉是我的選擇。

「當時不拆，」她說，

「是因為我的敲擊器，砸不爛他家生鏽斑駁閉鎖的窗。」

當我睜開雙眼，這世界並不漆黑，它的顏色是適合任何人做自己的顏色。

咖啡師露出淺淺一笑。

前一夜，洗手台前，對著排水孔，吐出刷牙的泡沫。

摘下日拋，和敬業的服務業精神，對著透黑的隱形眼鏡，發呆了好一陣子。

桂花釀和木芙蓉，覺得自己比較適合一束梔子，在即將凋零的月份，結著思念的果。

他走回房間，點一盞香氤蠟燭，對著桌上的相片禱告，希望得到你的原諒。

對不起。

對不起，拯救了許多人，卻洗不掉謀殺的罪名。扼殺了帶走喜悅的你，我還剩什麼？

他淺淺一笑，原來一個晚上是這樣驟然即逝。

「怎麼了？」「沒事。」

咖啡師沉默不語，連抖腳的聲音都能清晰聽見。轉眼間斜射的陽光已改變視角，她覺得胸很悶。「你一定有事，在想什麼？還是等什麼？期待什麼？」

他閉上雙眼，選擇不應答，只是摸著自己的臉，過了幾秒。

「我覺得自己已經有大半輩子沒有哭了。」

女孩愣住了，這句話擲地有聲，腦海裡浮現出童年摔跤的孩子，蒼白的臉色殘酷鮮紅的刮痕。她停止抖腳，他語音落下，結帳櫃台很冷清，一陣風吹過招牌。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換她回送這句話。

「知道嗎？真相是一切完全沒有變。」真相是對這件事看淡了、態度改了，世界依然在運作、洋流依舊在旋轉、妳依舊可愛。他說，曾幾何時自己有個年紀跟女孩差不多大的弟弟，夢想是開一間咖啡廳。

這個願望也一直沒變，只是現在變成身為哥哥的我緬懷他的一種紀念。

告別有很多種方式，卻偏偏選擇最差勁、最過分的結尾。有一種疲倦，是每天摺疊思緒抱怨自己的刀片，還得告訴自己搔首弄姿扮鬼臉的樣子很好看、大家都喜歡這樣的自己。他捲起蘇格蘭圍裙下襯衫的長袖，這是身為天堂路訓練的海豹部隊最羞恥的證明；傷口疼得

無法轉身前行，眼前不斷重複弟弟朝自己奔跑的樣子。

哭了，傷口會更疼痛，會聽見大家八卦這無惡不作的世紀罪人，只懂留下鱷魚的淚水。「我很喜歡妳和貝力的故事，」咖啡師撐著頭，再度拿起咖啡杯，瞥一眼裡頭所剩不多的義式濃縮拿鐵，「妳是個勇敢的人，妳值得義無反顧探索世界，讓身上的疤痕成為妳心頭的光。」

好厭惡這樣的讚美、厭惡他的自以為是，她肯定一切都會好轉，並引頸期盼。幸福早在轉角，因為我們不再是汪洋中的一根稻穗，而是一艘船——一艘艘生而借箭戰勝怯弱的草船。這是你教我的，親愛的咖啡師，閉上眼睛說著變好，光芒並不會映入眼簾。

死去的弟弟鮮血早已氧化，你無從漂白；然而當你眯起眼睛笑著說「一切會好起來」時，可停止了多少人廝殺的血戰。怎麼不會好？現在就好起來了，不是嗎？

所以，親愛的咖啡師，請你睜開眼睛。

幾炷香的時間，思緒像一縷微風，煙灰飛進女孩的雙眼，她眼眶泛紅。想牽牽他的手，像從前貝力說過，北極圈的氣溫長年寒冷，如果只有一雙手套，他會分我一隻，然後牽起另一隻手，走多遠就多遠。

貝力，我好像不怎麼恨你了。

因為你的名字，讓我知道怎樣讓一個人、讓自己堅強。

想再自信一次，一切太科幻。但與你相遇在茫茫人海，每一句對白，都是必然的安排。

女孩要咖啡師放鬆，到自己能走進最柔軟的距離，接著觸碰經常穿梭在衣索比亞日曬咖啡豆裡，卻永遠瑟瑟發抖的手心。「我想點亮的不是任何與自己無干係的國家地圖，而是讓我學會怎樣邁出第一步的人。」

「想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最靠近城市的中海拔山區，也能剛好看見六顆星星的那座湖泊。」拿出手機，點開導航，一片綠色中央的淺藍圓形，是一直想窺望的夢想。

加深緊握他雙手的力道，「請你，跟我一起走。」

山脈，是這座番薯形狀島嶼的指尖；冰河時期的化石，蓋著峽谷的土壤，安穩的睡眠。

眠月線白霧靄靄的背景，一台摩托車，兩個人，三公尺的視線，下午四點半。左轉、右轉，清晰的思路、隱約可見的森林；轉彎、直行，排氣孔的聲音，震碎一顆顆柏油路上的小石礫。前座的咖啡師看了一眼後照鏡，來不及問，女孩便回了一句：

「你暈嗎？」

我感覺我暈了，開始暈了，無法理解這難以道盡的奇妙，像一場電影——我們在兜圈子吧？不論現在的路途，像是被困住，在這座山；還是被囚禁，在那座城市。

「好像開始懷疑你說的是真的，一切沒變過。」

咖啡師摘下安全帽，背包裡的飲料瓶子凝結一層水珠，沿著手掌滴落，他感覺巨大的沉重噴濺到了鞋子。倘若用一句話搪塞，哪一句比較好——是「我能理解妳的意思」還是「我聽不懂妳的意思」？

雲霧繚繞，是雪的顏色、是人體表皮層的顏色，也是不熟悉程序的送葬儀式裡，弟弟身穿的顏色。

一切都沒變。

趁著看不見的夕陽落下前，他走回前座的位置，發動引擎，用時速一百公里的油門衝上三十度斜角的陡坡。想起第一次勇敢，也是曾經愛上一個人，為了她奮不顧身、揮開弟弟最後的緊握。「能不能後悔呢？」那是咖啡師遠行前一晚，對自己的關心——比起一句「晚安」，感覺這樣誠實多了。

沿山壁蜿蜒的公路、幾塊養家活口的攤位招牌，這裡的商店，異常的有人情。他們二度下車，告訴老闆自己來自山腳下的城鎮，她樂呵呵地說著，自己大學的女兒也在那邊讀書。

啖一口老闆送的黑麥麵包，咖啡師的表情餘韻無窮。

山上的氧氣，很新鮮；鄉間的小巷，很特別。一小時前手機的畫面，腦海裡浮現的是那絲雀躍；原本看不透的山窮水盡，在昏黃的山嵐間，漸漸明顯。「親愛的貝力，」女孩微微一笑，「你給我的觀察力，也許就像清潔劑，讓現實榨乾心靈的油，混合了思想哲學、澄澈的水。」

但是想起某些記憶，才發現：你只是不習慣我的吵鬧，我只是沒發現它沒消失，只是適

應了這種感覺。謝謝你，後來最想對你說的，這比任何人都能給我的開心，難能可貴的更加令我珍惜。

閃爍的不再是你，而是重新燃起的自信；跨過一次次試煉，不會比翻山越嶺容易。讓我一蹶不振的是愛、讓我鼓起勇氣的是愛，我不難過，反而很有成就感。實際上，那座佈滿地雷陣的岸頭，其實是滿載椰子的綠洲，也是愛，讓我脫離傷心欲絕的海洋。

霧氣在不知不覺中散去，咖啡師的背上落櫻瓣瓣的星斗，女孩想起他風衣外套裡的刀疤，「散發光芒」就是這個意思嗎？

再放眼望去，他們早已被群星包圍，無所遁逃——女孩希望咖啡師跟她一樣享受，享受衝破喧囂，眼前的湖泊如星光鏡倒影一切閃耀。

走進理想的桃花源，終於明白漁夫為何要在沒有地圖的時代，用麵包屑落下足跡。「今天我們很幸運呢。」女孩在黑暗中一跳一走，「以為只有六顆星星，結果天狼星、北極星、織女星，大家都來了。」

找好定點，咖啡師坐在靠近湖水的邊際，若有所思；女孩則是忍不住仰望，這片繁星點點、心裡的那個畫面，好熟悉，好美。不能再更加肯定自己瞪大的雙眼，勾勒出一彎新月，反射了它們燦爛的微光。

以及咖啡師現在手上，銀白色烏拉爾語系的文字。

很久很久以前，男孩也在同樣清澈的湖泊旁細數同樣的星雲、感受同樣的氣氛、哼同樣的歌。那歌聲嘹亮純淨、晶瑩剔透如珠寶盒裡的彩石，容不下任何一個人，尖銳複雜的指紋。

幾年的時間，男孩的歌聲不再乾淨，開始賣起藝，唱給乖孩子聽。許多不重要的瑣事隨著成長積累成九頭蛇毒箭刺穿掌心敏感的生命線，卻不能怪起身邊的人馬族人、不能怪赫拉克勒斯——走進男孩生命的那個女孩。

她左手握著刀，右手拿著皮囊，想起遙遠的唐代建立之前，爐火前的虬髯客也是這樣剖開惡人心臟。男孩無所畏懼，英雄、盜賊，還是說書人，心已不在身邊，便能為所欲為幻化成她喜歡的樣子。於是男孩暗暗許願，要陪女孩去她最想去的地方，一圓她的希望，就像女孩圓了他的另一半。

很久很久以後，男孩點開訊息，望了一眼城市的星空，彷彿被思念覆蓋得只剩下，包圍童年的六道牆。最難挨的不是黑夜，而是清晨；不是停止，而是前進。前進了那一天、那一夜，失而復得的明天，煙消雲散是靈魂。

連剩下具血脈的名字，聽起來都格外諷刺。

他從抽屜拿出前一天的新聞，不知是月光太薄弱還是視線太模糊，感覺案發現場並不是自己送行的地方。然而為什麼？開始聽見一連串聲音：首先是上飛機前，旁人的耳語；再來是離別前，弟弟的吶喊；而後是立下決定那天，自己的一時衝動；最後是方才，女孩對自己最真心的告白：

「我喜歡你的名字，貝力，聽起來很頑強、有毅力。」

一滴眼淚滑落，滴在桌上的日拋盒，從小約定的承諾。

對不起，說好的要一起開一間咖啡廳。

對不起，在那天閉上眼睛一股腦衝上馬路，讓你為了救我而犧牲。

「對不起，」他仰天笑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嗎？和最愛的女孩去她最想去的地方，「記得那天在咖啡廳問過我會不會害怕妳，我選擇避而不答，現在竟然能給妳答案，我……」

「謝謝你。」女孩打斷了男孩的話，眼前這位，跟自己一樣膽小的他，「我想，窗戶最後還是被我打開了。」

男孩抵達城市那天，到了自己的租屋處，第一件事，便是關緊窗子。完全沒有裝潢的、空白的牆，就像沒理由活下去的自己一樣，除了壁癌和磁磚，什麼都沒留下。

與其害怕傷害下一個最愛的人，倒不如在對方愛上自己之前，先斬草除根。於是在女孩說喜歡男孩的名字那天不久，選擇一刀兩斷這段感情。

因為他不想，再讓在乎的人痛苦。

「原來你從來沒怪過我。」女孩靜靜聽完一切，我只是被保護了，用這種野蠻、粗魯而幼稚的方式，被你的不坦率，緊緊的保護著。原來你一直在這裡，守護著我，還有弟弟——傷害最深的兩個人，同時最愛的兩個人。

天色越暗，繁星越之閃爍，你知道嗎？那是弟弟對你的思念。
你怎麼可能沒保護任何人？你可是救了我啊。
讓我學到勇敢、自信，學會睜大雙眼，照亮在乎的人，也是你。
她淡淡說著，對著身旁的咖啡師，也對著過去，她最愛的男孩，那句以為永遠無法說出口的勇氣——

「你怎麼可能不重要？」

當眼淚滑落，才驚覺，讓自己心痛至極的致命，是無從宣洩的麻痺。
真相不是他的窗生鏽斑駁閉鎖，而是他在那次閉上雙眼，便再也沒張開過。
女孩不是公主，男孩不是道士，原來我們兩個人，再平凡不過。
然而為什麼，好想痛痛快快哭，這樣的結局，明明他也喜歡我，這不是自己想要的嗎？

咖啡師終於卸下了盔甲，淚水鏽蝕著過多的武裝；他撕心裂肺地哭著，懊悔地撫摸手上的刀疤。「對不起……對不起……」一道道傷口，就像車禍當時，死命往前跑卻不睜開的眼睛，讓這片湛藍色——卸下透黑日拋後瞳孔顏色的湖泊——迴盪著兩個人的悲傷。

原來能笑著與你分開，是因為，我以為還能再見到最後一面。
即便你再也回不來了。

一切都沒有變，也或許，正在慢慢變好。
咖啡師拿起鑰匙，打開房門，走回房間。
微風吹過窗簾，原來開窗，挺涼爽的。
但還是，比不過我的家鄉。

咖啡師會心一笑。

一道流星劃過天際，照亮了桌上的日拋盒。
上頭寫著：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貝力。
愛你的弟弟。」